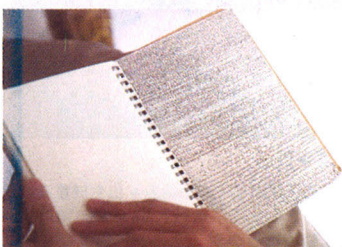


跨媒體藝術家的筆記本是怎樣的？黃智銓（Kenny）說，談創作筆記是一項挑戰。「因為我的筆記極度混亂，那些從背包底翻出來的筆記紙都像梅菜一樣。而我做出來的東西都很精準，可能大家都以為我的東西是很有條理的。沒錯，電腦內的檔案的確都是整齊的，但正正因為我知道電腦可以很整齊，所以我的手作筆記便亂到爆。」

撰文：鄭曉恩
攝影：龔嘉盛、藝術門藝廊提供



除了會在筆記本上記下有關創作的東西，Kenny有時亦會上畫一些「很心理」的東西，讓自己分心和放空，算是一種情緒的排解。

黃智銓在與關子維的雙人展《間隙》中的作品，不論是呈現香港土瓜灣十三街的四面LCD顯示屏，還是探討人與人關係的鐘擺，每一件裝置都配合微型電腦和定制軟件，看起來複雜且精細，偏偏刻意露出電子板零件，內外毫不隱藏地展示人前。他的作品結合了精巧的科技，卻不失情感的溫度。

電腦筆記跟手作筆記在啟發意念上有什麼相異之處？

我會用不同的媒介去記錄，將意念和一些意識到的東西畫下來，有時畫在簿，有時是隨手拿來的一張白紙。親手畫的筆記相對電腦筆記缺乏精準，因為畫的都是腦裏一些初步的、天馬行空的構思和意念，放到電腦上測試卻會發現不可行，便要重回筆記簿再畫。但我的作品涉及機械性、技術性的東西很多，不可避免要用電腦記下。電腦最大的用處是可以做到隨機這一點，只要我制定一些規則，它便會產生一些數字。

不過，我分得很清楚，也提醒自己，電腦是替我工作、計數的，不能反過來被電腦騎劫。有時我會從電腦跳出來，親手畫筆記可有更闊的可能性，我會在筆記本上嘗試不同的組合及變化，然後放在電腦測試，看哪個視覺效果最喜歡，完全不考慮機械的部分，只想設計。不過有時一邊做，也有可能從科技那邊得到啟發。

喜歡用電腦還是紙筆作筆記？

最近的習慣開始有變，以前較多用電腦，現在手開始聽話，可以畫到不同的variation（變化），所以多了用紙筆作記。我覺得每個媒介都有它的好處，而那些變化可以很亂，比較隨意。我平日用很多電腦、程式、機械等東西，因為知道最尾作品必須很精準，但我一直提醒自己，那一種精準也會帶來局限。這是做藝術和做工程的分別，做工程會有很多事情不能做，但做藝術家不能這樣。

你大部分的創作都是多媒體作品，你亦提過自己對光及聲音最為敏感，那你是如何用平面的筆記本去記載及轉化它們為多元的創作？

光與聲音我沒有把它們畫出來，我畫的都是光與聲音以外的東西，光與聲音要透過想像，再用機械去呈現。我畫的都是其周邊的事物，即是我怎樣去營造那環境，一些實實在在的東西。畢竟光與聲音雖然都有Volume（載體），但它們都不是實在的東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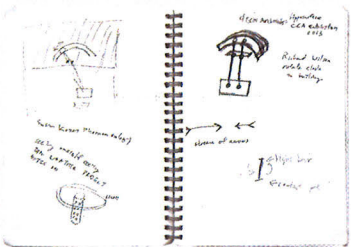
我很多時都是在腦裏想像，喜歡「估吓估吓」，所以作品裏常出現一些未知之數。我也不知道做出來是不是如我想的一樣，但那未知之數卻會給我帶來一種反饋，令我所改變。好像我今次展覽做的裝置《Dist》，未加入動態部分之前，我只知道自己想呈現一種眼神接觸，但在剪接時我才想到那編碼。那些都是我一邊做一邊想到的，畫出來的時候通常比較虛幻。不過電腦以外，我的手作筆記裏亦會畫到少許動態，例如是加一點箭嘴標示。

你做過很多不同類型的創作，例如影像、裝置、雕塑等，你喜歡哪一類？

以上都是我的工具，最重要是那個媒介能否表達我的信息，能否產生出化學作用，因為某些東西真的以某種媒介去呈現，才會比較貼近我們的生活。每個媒介都會有它的語言，我要找到它的特別之處。我希望學到更多新的媒介，例如最近在學雕塑，因為我希望在裝置中融入雕塑的成分。有時重看不同媒介，能看到當中的牽連，這是最重要的。今次展覽除了新的裝置，也有我以前的影像作品，現在重新審視以前最簡單的媒體，也會有新的得著。

生活上有什麼東西最能觸動到你，並引發你的創作？

我有時真的很想除了創作時間以外，亦有正常的生活。而所謂正常的生活，就是完全不去思考為何而創作。好像我今次作品講的是關係，我也真的要經歷過一段很深的關係才可以完成。再講得遠一點，就是要有一個生活與工作的平衡，工作配合生活，生活又能配合到工作，這是做藝術最有趣的地方。因為藝術不同其他工作，不是時間到便下班，可以將手頭工作放下。相反，你的生活會影響到你的創作。



(上) Kenny 喜歡聯展此方式，因為有機會令自己的作品成為展覽的一半，可跳出來看到不同的東西。(下) 在筆記本上用簡單箭嘴標示其作品左右來回擺動的概念，將「動感」記下來。

你試過全職當藝術家，也試過做藝術以外的工作，有什麼特別的體會嗎？

我做過的工作都很幸運地對我有影響。例如現在在做設計的工作，我會從工作上觀察別人怎樣運用科技，留意某些現象或是一些商業的東西。我不會排斥商業，因為這也是一種大眾媒介，也在控制我們怎樣感知一些東西；而我可以從中找到一些細微的地方，從而去批評它「不只是如此」或「不應是這樣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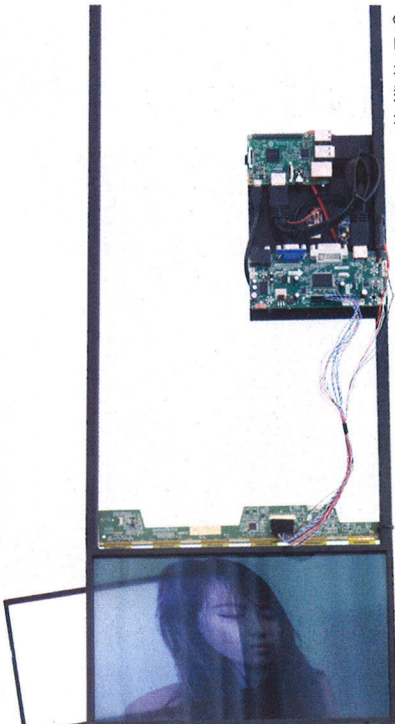
我亦曾經教過中學及大學，教中學生拍攝，教大學生電子科技、編寫程式等。這些經歷都給我機會去組織好事情，因為我學習的方式是亂跳的。有些人學習是直向積累的，但我的學習則是橫向鋪開來的，例如我會在Youtube學習一些知識，然後將所有不同來源的相關資訊連結起來，這也是我的創作方式：嘗試將A和B放在一起。不過對於初學者而言，這種方式未必適用，如果我照這方式教，大家應該都會很討厭我。所以我要先組織好自己學過的東西，再表達給其他人知。而當你教授東西給他們，他們也會給你一些反饋，因為他們亦會有很多不同的想法。

天馬行空的想像

跨媒體藝術家黃智銓

《間隙》

時間：即日起至9月15日
地點：藝術門（上環皇后大道西189號西浦SOHO189地下及一樓一號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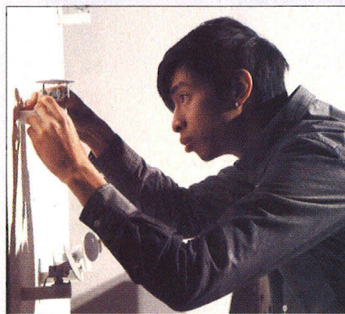


因為重視與人溝通時的眼神交流，因此Kenny創作了一系列記錄過往與人相處的藝術裝置，有些作品要靠觀眾的互動才完成。

我分得很清楚，也提醒自己，電腦是替我工作、計數的，不能反過來被電腦騎劫。有時我會從電腦跳出來，親手畫筆記可有更闊的可能性。

黃智銓 (Kenny Wong)

1987年生於香港，2011年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；2015年任學院兼任講師，現於加拿大協和大學（Concordia University）修讀碩士，主修雕塑。黃智銓熱衷於探索視覺模式、運動、聲音質感，以及電腦動力學裝置，並以多媒體設計師、機械工程師及設計師、藝術研究員的身分與其他藝術家合作，曾獲第三屆國際新晉藝術家獎（International Emerging Artist Award）Golden 15提名、2014年香港藝發局藝術新秀獎（媒體藝術組別），以及參與「Bloomberg 數位藝術培育計劃2013」（香港）。



由手作筆記上的樓梯雛形開始，再放到電腦上計算畫出精準的草圖，最後製作出作品：《Last Walk on Thirteen Streets》（右圖）。

